

#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年龄差异研究

骆为祥 李建新

**【内容摘要】**用2002、2005、200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考察了年龄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年龄因素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自评。年岁的上升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对于老年人来说,年龄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超过了负向作用,因此,老人的年龄越大,生活满意度评价越积极。进一步考察了年龄积极作用三个可能的来源,包括年龄成熟效应、同期群正效应、存活效应,发现年龄的积极作用主要是由年龄的成熟效应引致的。

**【关键词】**老年人口; 年龄; 生活满意度; 双向效应; 效应分解

**【作者简介】**骆为祥,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 Age Differences in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the Elderly

Luo Weixiang Li Jianxin

**Abstract:** Using multiple waves of data from the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 and Longevity Surve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the elderly in China. We found that age has both negative effects and positive effects on elderly life satisfaction with the positive effects outweighing the negative ones. Consequently, life satisfaction goes up with ag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age on self-reported life satisfaction primarily results from age maturity effect.

**Keywords:** Chinese Elderly, Age, Life satisfaction, Two-direction Effects, Effect Decomposition

**Authors:** Luo Weixia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 Jianx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Email: Lwx2001@gmail.com; Ljx@pku.edu.cn

## 1 提出问题

对于老年人而言,越是临近人生的终点,越是要经历诸如病痛折磨、收入下降、亲友过世之类的压力性事件,因此,人们通常认为随着年龄的上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会持续下降(George 等,1985;Chen 2001)。然而现有的经验研究却挑战了这一普遍性的看法,一些研究发现老年人年纪越大越倾向于报告积极的生活满意度评价(Usui 等 1985;Blazer 等 1991;Field 和 Millsap,1991;Zhou 和 Qian 2008)。当然,也还有些研究没有发现年龄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熊跃根,1999;韦玮等 2007)。概而言之,既有研究揭示出年龄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和方向不尽一致。

一些学者们认为年龄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不一致主要来源于测量工具的不同或者研究对象的差异。如 Gurin 等(1960) 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幸福度与年龄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随着年龄的上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水平提高但幸福感减弱。Campbell 等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Campbell,1976;Campbell 等,1976:36-37)。Campbell 等还报告老年人在 70 岁以后生活满意度才开始下降(Campbell 等,1976:152)。事实上,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混用了生活满意度、幸福度两个概念,即使在针对性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年龄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不一致的现象;研究对象也并不是都集中于特定的人群,如高龄老人或低龄老人,因此将年龄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模式归结于测量工具或研究对象的不同,是没有说服力的。

本项研究以“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CLHLS)项目的跟踪数据为基础,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年龄差异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的目的在于分解年龄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揭开年龄影响生活满意度水平的内在机制。相信这一研究会帮助我们深入了解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差异,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年龄对生活满意度影响不稳定的原因。

## 2 文献与分析框架

不同的年龄标志着不同的生理机能状况、心智成熟程度、生命周期阶段、社会经历,这些不同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甚至作用方向完全相反。也就是说,年岁的增加带给人们的既有“损失”也有“收益”——例如,成年人在体力上、心智上要远胜于少年,但他们的烦恼也远多于后者。即便对老年人来说也是如此,一方面老年人要承受和应对临近暮年时的种种损失所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老年人往往心智成熟、经验丰富、处事老道,由此生发出经历世事的满足感和拥有丰富经验的自豪感。因此,年岁的上升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年龄从时间上讲可以包含三个维度:(a) 个体的生命时间或生命跨度,个体从生到死一生的持续期——用于描述和解释从出生到死亡的与年龄相关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的变化的;(b) 生命历程(譬如上学、婚姻、退休)的社会时间表——依据社会对不同年龄的社会期待而制订的,年龄期望详细说明了主要生活事件发生的恰当时间;(c) 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历史时间——出生年标定社会历史变化中的位置(Elder,1975)。对应三个维度年龄可以分别简称为“生物年龄”、“社会年龄”、“历史年龄”。

根据以上年龄的三个维度和双向作用,可以在年龄和生活满意度间组合出六种基本的关系维度,即生物年龄—负面、生物年龄—正面、社会年龄—负面、社会年龄—正面、历史年龄—负面、历史年龄—正面等六种影响。

从生物年龄—负向作用维度来看,老年人年纪越大,生理机能衰退,遭受疾病困扰、日常功能缺损的可能性越大,即“衰退效应”。老人身体不适或日常功能不健全不仅意味着老人要遭受病痛的折磨,还意味老人要遭受心理折磨(Lee & Shehan,1989)。健康问题还会导致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

的退出,带来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下降(Lee & Ishii - Kuntz, 1987; Willits 和 Crider, 1988)。因此,那些患病的或日常功能不健全的老人最不可能持有积极的生活满意度评价(Larson, 1978)。

从社会年龄—负向作用维度来看,人到垂暮之年,面对丧失亲友、失去爱人、丧失劳动能力等生活事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即“角色丧失”效应(role loss effect)。这些“角色的丧失”通常会降低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譬如,丧偶会给老年人生活评价造成的消极影响,因为老年时老伴提供的照顾和关怀也最为周到、细致。再譬如,退出劳动力市场也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消极影响,因为这意味着老人需要依靠子女提供生活来源。当前我国养老保障机制尚不健全,有稳定收入来源的老人为数不多。老年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往往不太可能对生活状况感到满意(陈彩霞, 2003)。

从历史年龄—负向作用维度来看,个体镶嵌于社会设置之中,还受到社会发展和历史事件的影响,即“同期群效应”(cohort effect)。同期群效应可正可负,历史年龄—负向作用主要是指同期群负效应,涉及外在的社会环境的不利影响。尽管当前社会老年阶段通常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丧失,但在传统社会年老是与地位的增长联系在一起,譬如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人年纪越大,其社会地位越高(费孝通, 1998: 64 - 68)。那么,为什么在现代社会老年人却丧失了其地位呢?波谱诺给我们作了精彩的诠释:社会平等观念的兴起、教育和商业机会的增多、技术革新速度加快、核心家庭的增加等降低了老年人的领导地位(波谱诺, 1999: 328)。中国社会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快速的现代化转型,社会文化价值、经济变迁正挑战老年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的下降可能会造成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下降。

从生物年龄—正向作用的维度来看,年龄本身就是一个选择性存活的过程,即“存活效应”(survivorship effect)。学者普遍认为,生活满意度水平随着年岁的上升而提高源于这一选择性存活的过程(徐勤, 2004; 李建新, 2004; Zhou & Qian, 2008)。生活乐观、生活满意度高的群体更容易存活下来;越是到高龄组,生活满意度高的老人比例越大。不过, Campbell 等人对存活效应的解释比较谨慎,他们认为存活效应实际上只是一种与观察到的数据相符合的解释,并没有太多的佐证(Campbell 等, 1976: 156)。

从社会年龄—正向作用的维度来看,年龄的增长常常伴随着经验的增加、心智的成熟、适应能力的增强等,即“年龄成熟效应”(maturity effect)。年龄成熟效应反映了个体年龄增长的收益,体现了个体自身的发展,与生命周期阶段、生命历程联系比较紧。通过人生的历次实践,老年人学会了调和行为和观念之间的冲突,将自己的情绪波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老年人的社会特征和个体特性逐渐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或许由于年龄“收益”难以操作化,针对年龄增长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积极作用的研究并不多见。不过,从既有的相关研究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年龄成熟效应的影子:老年人往往认为自己承受较低的生活压力、过着更富规律性的生活、持有积极的自我形象(Paykel, 1983; Aldwin 等, 1996; Mirowsky and Ross, 1992; Umberson, 1987; Campbell 等, 1976)。

从历史年龄—正向作用的维度来看,历史年龄—正向作用主要是指同期群正效应。同期群正效应主要反映了外在的社会环境的有利影响,是社会发展、历史事件正面影响的集中体现。同期群的正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苦难”的历练作用。历史表明人类有着不可思议的适应和复原能力,能够承受并克服各种不幸带来的困苦和伤痛,并由此产生积极乐观的心态。譬如 1930 年代的大萧条教会美国人如何适应经济困难(Elder, 1974)。Idler(1993)发现尽管 1900 年后出生的老年人享有的医疗条件更好,但是 1900 年前出生的老年人报告自己的健康状况时更加乐观。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不乏战争、自然灾害——从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三年自然灾害到文化大革命等。经历重重苦难历练的老人生活满意度或许更高。另一方面,社会进步给民众带来福利。1978年改革伊始到如今的三十年间,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职业结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由于年龄牵涉到个人、社会、历史等三个维度,不同维度对生活满意度又存在双向作用,因此年龄的影响必然纷繁芜杂、勾联众多。六种影响维度并不是完全独立的,相互间的边界是流动的。譬如,退休可能是法定年龄退休(如普通工人),也可能是健康原因导致的退休(如高级知识分子),分别涉及到年龄的社会性、生物性两个维度。为了对上述影响作一总结,以明确年龄增长对生活满意度的不同影响,现将上面的论述归纳成表1。值得注意的是,表1所列的年龄影响并没有穷尽,只是列出可能的年龄相关的并且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比较大的方面。

表1 年龄不同维度对生活满意度正负影响对照表

Table 1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Age and Their Effects on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the Elderly

不同维度	年龄的影响	
	负面	正面
生物年龄	衰退效应(健康问题、社会参与减少…)	存活效应
社会年龄	角色丧失效应(婚姻解体、收入下降、退休…)	年龄成熟效应(有规律的生活…)
历史年龄	同期群负效应(社会地位下降…)	同期群正效应(苦难的历练、社会进步…)

### 3 数据和方法

本项研究利用 CLHLS 项目(1998~2000~2002~2005~2008)中的2002年、2005年、2008年跟踪调查数据。从2002年开始,CLHLS不仅包括原来的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也包括65~79岁之间的中低龄老人。CLHLS采用了多阶段分层聚类抽样方法,从22个省份的近半数县(或县级市)中随机选取老年人。9个少数民族集中的省份,如新疆、青海和甘肃等,没有包括在调查中。一般而言,少数民族人口报告年龄的准确性没有汉族人口的高,因为汉族人口使用生肖来标记年龄。除此之外,CLHLS还采用了多种其他措施来确认被访老人的年龄(Zeng & Gu 2008)。首先,在数据搜集时,CLHLS使用了用户友善型表格,将被访老人申报的农历出生日期转换成公历日期,避免由于中国人计算虚岁的传统而引起混淆。其次,调查员搜集了与出生日期有关的其它信息,包括家谱记录、身份证、户口登记手册等,来确认被访老人的年龄。再次,调查员还会通过调查被访老人的父母的年龄、兄弟姐妹的年龄、子女/孙子女的年龄以及被访老人结婚生育时的年龄等信息进行进一步确认。最后,CLHLS设计了一个附加问题,让每一位调查员对被访者的年龄有效性进行判断。为了进一步避免年龄误报,我们分析时删除了2002、2005、2008年每次调查中100岁以上的老年人。

**因变量** 本项研究关心的是老年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是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是个体对自己整体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在本研究模型中,生活满意度是以“您觉得您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来衡量的,其回答分为五个等级,“很好”、“好”、“一般”、“不好”和“很不好”。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是一个非常具有选择性的群体;仅有很小比例的(在不同年份样本中大约7%~8%)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自评为“不好”或“很不好”,因此,我们将“很好”和“好”合并成一类,代表“生活满意”;将“一般”、“不好”和“很不好”合并成一类,代表“生活不满意”。

**自变量** 本文所关心的是不同年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差异,即年龄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所选取的自变量为年龄。在本项研究分析的老龄人群中,最小年龄为65周岁,最大为100周岁。

表 2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岁,%)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All Variables Used in the Analyses

变量	2002 样本	2005 样本	2008 样本
生活满意度评价			
不满意	40.43	40.52	41.39
满意	59.57	59.48	58.61
自评健康好	48.41	49.86	48.85
生活来源够用	80.27	76.69	78.05
生病时谁照料			
无人	2.32	2.06	2.61
非家庭成员	5.52	4.14	3.41
家庭成员	92.15	93.80	93.97
在婚	37.26	38.27	38.44
非文盲	42.13	41.86	42.58
职业			
工人或农民	75.12	77.63	80.21
专业性的或政府人员	10.00	9.32	8.88
其他	14.88	13.05	10.91
女性	52.73	52.76	52.54
城镇	43.82	41.47	40.71
平均年龄(岁)	83.16	83.02	83.87
出生队列(岁)			
1941~1943	-	-	6.37
1938~1940	-	8.12	6.84
1935~1937	7.18	7.70	6.89
1932~1934	7.56	7.64	6.68
1929~1931	7.54	7.49	6.26
1926~1928	7.53	7.57	9.48
1923~1925	7.04	6.38	8.88
1920~1922	8.85	8.36	9.58
1917~1919	10.80	11.58	13.34
1914~1916	9.19	11.69	10.89
1911~1913	9.15	8.70	6.75
1908~1910	10.01	7.18	8.02
1905~1907	6.13	7.59	-
1902~1904	9.02	-	-
3年后健在	66.00	66.76	-
N	11151	10220	12777

**协变量** 本文的协变量主要是指年龄相关的损失变量,包括自评健康、经济条件、社会支持、婚姻状况。在本研究中,自评健康,即“您觉得您自己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其回答归为“好”和“不好”等两类。社会支持变量以“目前,当您身体不舒服时或生病时主要是谁来照料您”来衡量,我们将之回答合并为“无人照料”、“非家庭成员”和“家庭成员”等三类。经济条件暂且以“您所有的生活来源是否够用?”来衡量,其回答归为两类“够用、不够用”。婚姻状况是二分变量,包括“在婚”和“其它”。

本文把社会人口特征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也纳入分析模型,这些变量包括性别、教育水平、60岁以前的主要职业、居住地等。由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教育资源比较匮乏,老年人总体上受教育程度不高,所以教育水平以二分类变量来测量:未受过教育(参照类)和受过一年或以上教育。职业类别分为“其它”、“工人或农民”和“专业性的或政府人员”等三类。按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城市、镇统一称为城市人口;我们循此分类,将“城镇”分为一类,“农村”分为一类。样本的描述性统

计见表 2。

由于因变量是二分类的变量,本文采用 Binomial Logistic 模型方法。我们将“生活不满意”和“生活满意”分别赋值为“0”和“1”。在此设定下,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为正数就表示具有这个特征的老人更倾向于对生活有较好的、积极的评价,或者说,这个因素比照参照组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着积极的影响;如果回归系数为负,则表示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着消极的影响。统计分析分为下列三步:第一,我们给出了年龄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简单 Binomial Logistic 回归,重新验证年龄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随着年龄的上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提高还是降低?第二,通过控制年龄的负面影响来研究年龄的积极影响是否存在。年龄的负面影响表现在健康、收入、婚姻状况、社会支持等方面。我们预期,一旦控制了年龄的负面影响,年龄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回归系数变大,从而显现出年龄的正面影响。第三,如果年龄的积极作用存在的话,我们继续考察其积极作用的三个可能的来源——年龄成熟效应、同期群效应或存活效应。

#### 4 年龄双向作用

为了深入分析年龄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我们使用多元 Binomial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方法以控制协变量后比较生活满意度的年龄差异。表 3 列出了 2002 年、2005 年和 2008 年数据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年龄的 Binomial Logistic 模型分析结果。利用 2002 年数据,模型 1 直接考察了年龄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高龄时样本规模过小造成的随机波动误差,CLHLS 数据在样本设计时对高龄老人、男性老人进行了超比例抽样(见表 2)。Zeng 等(2001)曾建议,在多元回归中,只要研究者将年龄、性别和城乡变量加以控制,可以不用权数,因此,除了纳入年龄变量以外,模型 1 还加入城乡、性别变量。从模型 1 的结果来看,较之于年轻的老人,年老的老人对生活满意度评价较高,这在回归系数和统计相关性上能得到反映。对于相同性别、相同居住地的老人,年龄每增长一岁,其报告生活满意的可能性增加 1% ( $e^{0.010} - 1$ )。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控制了年龄相关的损失变量,即“自评健康、经济条件、生病时谁照料、婚姻状况”。模型 2 的计算结果,诚如我们所料:一方面,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加入损失变量以后,年龄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系数增加;年龄每增长一岁,其报告生活满意的可能性从原来增加 1% ( $e^{0.010} - 1$ ) 到现在增加 1.3% ( $e^{0.013} - 1$ ),彰显出年龄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效应。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类似,健康的身体机能、稳定的经济来源、生病时有人照料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都有着积极的影响(陈彩霞,2003; Lee & Shehan,1989; Zhou & Qian,2008)。婚姻对生活满意度似乎没什么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对于这些高龄人群,照料配偶的负担抵消了彼此相依带来的生活满足。如果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配偶健在的话,配偶存在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极大,需要提供生活上的照料,从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模型 3 是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包括教育和职业。教育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受过教育的老人生活满意度评价与未受过教育的老人没有明显的差异。不过,曾经从事专业性的工作或政府工作老人的生活满意水平要较其他职业类型老人的生活满意度高。在控制年龄相关损失变量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年龄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影响有限。模型 3 的结果显示,自评健康与生活满意度评价之间的回归系数略微有所增加,年龄对应的 odds-ratio 由 1.013( $e^{0.013}$ ) 变为 1.014( $e^{0.014}$ )。前文我们曾假设,教育变迁作为同期群负效应的一部分,有可能造成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水平下降。通常情况下,受教育程度与个人的职业选择、收入水平等密切相关。受教育年限越长、职业层次越高,老年人生活条件的相对位置越高,因此,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水平也就越高。由于历史的原因,高龄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要低于低龄的老年人,所以我们从模

型 3 的结果看到年龄的回归系数稍稍变大了。

表 3 中模型 1~3 考察的对象是 2002 年样本。运用 2005 年和 2008 年样本,我们重复了模型 1~3 的分析。可以发现,运用不同年的样本得出的结果大同小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年龄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是稳健的,并且在控制了损失变量以后,年龄对生活满意度的系数略微增大。2005 年、2008 年样本中自评健康、生病时有人照料、经济状况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保持稳定。唯一有所不同的是,婚姻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不一致:2002 年样本中婚姻对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影响;2005 年样本中在婚对生活满意度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 2008 年样本中在婚对生活满意度有着负向的影响。这可能与不同样本中老年人配偶的健康状况不同有关。可惜的是,CLHLS 并没有提供老年人配偶的健康信息,我们不能做进一步的分析。

表 3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年龄的 Binomial Logistic 模型分析结果

Table 3 Estimated Coefficients from B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s of Life Satisfaction on Age among the Elderly, with Selected Variables Controlled

	2002 样本			2005 样本			2008 样本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年龄	0.010 ***	0.013 ***	0.014 ***	0.013 ***	0.018 ***	0.018 ***	0.009 ***	0.010 ***	0.012 ***
自评健康好(不好=0)		1.580 ***	1.585 ***		1.573 ***	1.581 ***		1.571 ***	1.574 ***
生活来源是否够用(否=0)		1.423 ***	1.397 ***		1.208 ***	1.188 ***		1.186 ***	1.169 ***
生病时谁照料(无人=0)									
非家庭成员		1.362 ***	1.367 ***		0.717 ***	0.691 ***		0.539 **	0.511 ***
家庭成员		1.070 ***	1.103 ***		0.562 ***	0.570 ***		0.754 ***	0.757 ***
在婚(其他=0)		-0.002	-0.033		0.132 *	0.116 *		-0.070	-0.085 +
教育(文盲=0)			-0.044			-0.009			0.152 **
工人或农民(其他职业=0)			0.023			-0.063			-0.064
专业性的或政府人员			0.651 ***			0.356 ***			0.134
性别(女性=0)	-0.007	-0.156 **	-0.209 ***	-0.003	-0.110 *	-0.142 **	0.021	-0.056	-0.130 **
城镇(农村=0)	0.298 ***	0.204 ***	0.137 **	0.197 ***	0.112 ***	0.057	0.273 ***	0.178 ***	0.131 **
常数项	-0.566 ***	-3.618 ***	-3.693 ***	-0.762 ***	-3.335 ***	-3.307 ***	-0.496 **	-2.844 ***	-2.946 ***
LR Chi <sup>2</sup>	87.1 ***	2527.9 ***	2588.6 ***	66.5 ***	2215.0 ***	2239.4 ***	78.4 ***	2703.6 ***	2724.5 ***
Df	3	8	11	3	8	11	3	8	11
ΔLR	87.11 ***	2440.7 ***	60.8 ***	66.5 ***	2148.5 ***	24.4 ***	78.4 ***	2625.2 ***	20.85 ***
N	11151	11151	11151	10220	10220	10220	12777	12777	12777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5 年龄正向效应分解:同期群正效应、存活效应和年龄成熟效应

为什么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水平会随着年岁的上升而持续升高呢?众所周知,老年人年岁的增加会带来诸如健康恶化、亲友过世、经济压力之类的损失,从而降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水平。显而易见的是,运用损失变量来解释年龄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正向关系欠妥当。诚如上文提到的,对于年龄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存在三种可能的解释:年龄成熟效应、同期群正效应、存活效应。本研究中我们将考察究竟是什么效应导致年龄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正向关系。

为了检验同期群正效应,我们将不同年份的样本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将年龄和同期群的效应分开。考虑到 CLHLS 的调查间隔是 3 年,出生同期群也以三年来划分(具体划分参见表 2)。为了比较不同出生同期群给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带来的影响,我们在模型中纳入一组代表出生同期群的虚拟变量。准确地说,此处测量的并非同期群正效应,而是同期群效应(即,同期群正负效应的混合体)。在无法有效分离同期群正负效应的情况下,测量同期群效应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如果同期群效应表现为正向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同期群正效应确实存在。为了检验存活效应,我们在模型中纳入了一个虚拟变量,即三年后是否存活(是=1,否=0)。如果存活

效应存在的话,我们预期,与那些三年内将去世的老年人相比,那些仍将活着的老人拥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因为我们无法知道 2008 年样本中的老年人是否 3 年后仍然活着,所以我们的分析限于 2002 年和 2005 年样本中的老人。在控制了同期群效应和存活效应以后,年龄回归系数主要反映的角色丧失效应、衰退效应和年龄成熟效应。在我们没能完全控制角色丧失效应和衰退效应情况下,年龄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系数如果为正,我们可以推断年龄成熟效应存在。表 4 提供了可能存在的三种年龄正向效应解释的检验。

表 4 模型 1 检验了同期群效应假设。以最近的出生同期群(即,1938~1940 年间出生)为参照组,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年龄以后,较之于那些较近出生同期群的老年人而言,较早出生同期群报告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要低。另外,同期群效应大致呈现线性的。我们可以从表 3 模型 1 中看到,随着出生同期群变早,其与 1938~1940 年出生同期群在报告生活满意的可能性上的差异变得越发明显。与 1938~1940 年出生同期群相比,最早的出生同期群(即,1902~1904 年出生同期群)报告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要低 49.4% ( $e^{-0.680} - 1$ )。

表 4 模型 2 纳入了虚拟变量—3 年后是否仍存活,检验了存活效应。至于存活效应,学者们认为老年人存在健康选择性的问题,存活的老人经过健康筛选,高龄老人比低龄老人更乐观、更对生活产生满足感(李建新 2004; 徐勤 2004; Zhou 和 Qian 2007)。然而,模型结果并没有支持存活效应假设。相反,较之于那些 3 年内将死亡的老年人,3 年后仍存活的老年人报告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要低。细细究来,存活效应变量的作用方向与我们预期的相反,可能是由于模型 2 控制了损失变量(尤其是健康变量)。于是,我们单纯考察生活满意度与是否存活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三年后是否存活单独对生活满意度做 Binomial Logistic 回归(即,不控制任何变量),会发现三年后是否存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回归系数  $\beta = 0.009$ ,  $p = 0.769$ )。因此,在中国老年人当中,我们没有找到支持存活效应存在的证据。

表 4 模型 3 检验了年龄成熟效应假设。通过控制出生同期群和三年后是否仍健在,我们剔除了同期群效应和存活效应。即使在模型 3 没有完全控制角色丧失效应和衰退效应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控制了同期群和存活效应的年龄净效应为正而且在 5% 水平上统计显著。因此,我们找到了年龄成熟效应的证据。另外,我们再一次发现,不同年代出生的老人,由出生队列的先后,回归系数渐次递减。

## 6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年龄因素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自评。年岁的上升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年龄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相互抵消,使得年龄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不稳定。对于我国老年人来说,年龄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超过了负向作用,因此,年龄与生活满意度评价之间正相关,即老人的年龄越大,生活满意度评价越积极。对于年龄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存在三种可能的解释:年龄成熟效应、同期群正效应、存活效应。

年龄成熟效应一是不是年龄的增长伴随个体自身的发展,从而使得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评价变得更积极? Binomial Logistic 回归分解模型结果验证了年龄成熟效应。在我们没能完全控制角色丧失效应和衰退效应情况下,年龄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系数仍然为正,而且统计意义上显著。适应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老年人的年龄成熟效应。老年人面临的压力、困扰基本上是持久性的,不像年轻人遇到的工作、婚姻等即期性压力构成那么大的挑战。在面对持久性的困扰时,老年人能够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来预测将要发生的问题并消减其负面影响。即使不能克服诸如慢性疾病之类的困扰,他们也能够逐步学会适应(Field 和 Millsap, 1991)。



表 4 对年龄正向效应分解的 Binomial logistic 模型: 年龄成熟效应、同期群效应、存活效应

Table 4 Estimated Coefficients from B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s of Life Satisfaction: Tests of Cohort Effects, Survival Selection, and Maturity Effect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年龄	0.038 <sup>***</sup>	0.015 <sup>**</sup>	0.037 <sup>***</sup>
自评健康好(不好=0)	1.582 <sup>***</sup>	1.588 <sup>***</sup>	1.589 <sup>***</sup>
生活来源是否够用(否=0)	1.288 <sup>***</sup>	1.284 <sup>***</sup>	1.289 <sup>***</sup>
生病时谁照料(无人=0)			
非家庭成员	1.066 <sup>***</sup>	1.051 <sup>***</sup>	1.057 <sup>***</sup>
家庭成员	0.849 <sup>***</sup>	0.849 <sup>***</sup>	0.846 <sup>***</sup>
在婚(其他=0)	0.035	0.042	0.038
教育(文盲=0)	-0.029	-0.028	-0.029
工人或农民(其他职业=0)	-0.021	-0.017	-0.021
专业性的或政府人员	0.507 <sup>***</sup>	0.511 <sup>***</sup>	0.509 <sup>***</sup>
性别(女性=0)	-0.171 <sup>***</sup>	-0.179 <sup>***</sup>	-0.176 <sup>***</sup>
城镇(农村=0)	0.101 <sup>**</sup>	0.099 <sup>**</sup>	0.102 <sup>**</sup>
出生同期群			
1938~1940(参照组)			
1935~1937	0.056		0.059
1932~1934	-0.176 <sup>+</sup>		-0.172
1929~1931	-0.204 <sup>+</sup>		-0.198 <sup>+</sup>
1926~1928	-0.151		-0.144
1923~1925	-0.226		-0.220
1920~1922	-0.369 <sup>*</sup>		-0.367 <sup>*</sup>
1917~1919	-0.439 <sup>*</sup>		-0.439 <sup>*</sup>
1914~1916	-0.511 <sup>*</sup>		-0.513 <sup>†</sup>
1911~1913	-0.606 <sup>*</sup>		-0.610 <sup>*</sup>
1908~1910	-0.613 <sup>*</sup>		-0.618 <sup>*</sup>
1905~1907	-0.705 <sup>*</sup>		-0.712 <sup>*</sup>
1902~1904	-0.680 <sup>*</sup>		-0.687 <sup>*</sup>
3年后是否健在(否=0)		-0.070 <sup>+</sup>	-0.074 <sup>+</sup>
常数项	-4.933 <sup>***</sup>	-3.329 <sup>***</sup>	-4.798 <sup>***</sup>
LR Chi2	4815.7 <sup>***</sup>	4804.5 <sup>***</sup>	5672.8 <sup>***</sup>
Df	23	12	24
N	21371	21371	21371

注: \*\*\*:  $p < 0.001$ ; \*\*: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同期群正效应一是不是同期群之间的差异能够说明生活满意度水平随年龄上升而增加的现象? 不同时代出生的老年人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如社会地位转变、经历苦难的数量。他们身上的这些不同来源于大的社会变迁,是社会事件在他们身上的再现。模型结果显示,较早的出生同期群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即,越是较早的出生同期群,报告生活满意度高的可能性越小。

20世纪前半叶我国社会不稳定,人民生活困难。年龄几乎就是苦难的函数。晚年经历的病痛折磨、收入下降、婚姻解体等压力性事件较历史苦难来说“微不足道”。历史的苦难构成了老人生活评价的背景,他们没有理由为“微不足道”的压力而愁绪满怀。苦难的历练似乎能帮助高龄老人保持积极的生活评价。现代化转型对高龄老人和低龄老人社会地位的冲击差异不大。不过,高龄老

人受益于社会进步的程度要低于低龄老人。富有实质意义的社会进步发生于 1978 年改革伊始到如今的三十年间。低龄老人在 1980 年代处于 45 ~ 60 岁的阶段,尚未从社会生产领域中完全退出,还能享受到社会经济改革的成果。低龄老人的职业层次、教育水平、享有退休金的比例都要高于高龄老人。因此,有可能受益于社会进步的不同使得较近的出生同期群的生活满意度评价更高。

存活效应—存活效应认为年龄的正向作用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是个体自身发展的影响,而是赋有某些特征的老人选择性存活的影响。尽管 Lyyra 等发现瑞典高龄老人对现时生活的积极评价与较低的死亡率水平有很强的关系,即使在控制诸如人口学、生活方式和生理健康指标也是如此(Lyyra 等 2006),不过,我们的分析结果并没有发现即将去世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评价要比仍将健在的老年人来得消极。尚待弄清楚的是,为什么存活效应在中国老年人中没有出现。

老年人报告的生活满意度水平伴随着年岁的上升而提高。从现有数据结果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年龄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正向关系主要是年龄成熟效应带来的。我们没有找到明显的支持同期群正效应和存活效应存在的证据。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陈彩霞. 北京市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的比较.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3; 3: 66 ~ 70  
Chen Caixia. 2003. Life Condition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lderly in Suburban Village and Urban Area of Beijing. Market and Demographic Analysis 9(3): 66 - 70.
- 2 戴维·波谱诺. 李强等译. 社会学(第十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Popenoe David. 1999. Sociology (10th edition). Translated by Li Qiang et al. Beijing: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 3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Fei Xiaotong. 1998. Rural China and the Institutions for Reproduc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4 李建新. 社会支持与中国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2004; 增刊: 43 ~ 47  
Li Jianxin. 2004.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Elderly.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Special Issue: 43 - 47.
- 5 韦玮、冯学山、王永斌、阮玉奇、黄晓芸. 上海市奉贤区农村高龄老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7; 21: 2128 ~ 2130  
Li Wei, Feng Xueshan, Wang Yongbin, Ruan Yuqi and Huang Xiaoyun. 2007. Correlates of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the Rural Oldest - old in Fengxian District, Shanghai. Chinese Journal of Gerontology 27 (21): 2128 - 2130.
- 6 熊跃根. 我国城市居家老年人晚年生活满意度研究. 人口与经济, 1999; 4: 49 ~ 53  
Xiong Yuegen. 1999. Correlates of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Community - dwelling Elderly in Urban China. Population and Economics No. 4: 49 - 53.
- 7 徐勤. 心理感受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曾毅、柳玉芝、张纯元、萧振禹主编, 健康长寿影响因素分析.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Xu Qin. 2004. Correlates of Mental Health and Life Quality among the Oldest - old. : 332 - 346. In Analysis on Determinants of Healthy Longevity. Edited by Zeng Yi, Liu Yuzhi, Zhang Chunyuan, and Xiao Zheny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8 Aldwin CM, KJ Sutton, G Chiara and A Spiro 3rd 1996. Age Differences in Stress, Coping, and Appraisal: Findings from the Normative Aging Study. Journal of Geront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s 51(4): 179 - 188.
- 9 Blazer Dan., Burchette Bruce, Service Connie. and George Linda. K. 1991. The Association of Age and Depression among the Elderly: An Epidemiologic Exploration. Journal of Gerontology: Medical Sciences 46: M210 - M215.

- 10 Campbell Angus 1976. Subjective Measures of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31: 117 - 124.
- 11 Campbell Angus, Converse Philip E., and Rodgers Willard L. 1976. *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 Perceptions, Evaluations and Satisfac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12 Chen Chaonan. 2001. Ag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54: 57 - 79.
- 13 Elder, Glen H., Jr. 1974.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4 Elder, Glen H., Jr. 1975. Age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Life Cours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 165 - 189.
- 15 Field Dorothy & Millsap Roger E. 1991. Personality in Advanced Old Age: Continuity or Change? *Journal of Geront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s* 46: 299 - 308.
- 16 George Linda K., Okun Morris A., and Landerman Richard. 1985. Age as a Moderator of the Determinants of Life Satisfaction. *Research on Aging* 7: 209 - 233.
- 17 Gurin, Gerald, Joseph Veroff, and S. Feld. 1960. *Americans View Their Mental Health*. New York: Basic.
- 18 Idler Ellen L. 1993. Age Differences in Self-assessments of Health: Age Changes, Cohort Differences, or Survivorship?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56(6): s289 - s300.
- 19 Larson, Reed. 1978. Thirty Years of Research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lder American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33: 109 - 125.
- 20 Lee, Gary R. & Ishii-Kuntz Masako. 1987. Social Interaction, Loneliness,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among the Elderly. *Research on Aging* 9: 459 - 482.
- 21 Lee, Gary R. & Shehan, Constance L. 1989.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Self-esteem of Older Persons. *Research on Aging* 11: 427 - 442.
- 22 Lyyra Tiina - Mari, Törmä kangas Timo M., Read Sanna, Rantanen Taina, and Stig Berg 2006. Satisfaction with Present Life Predicts Survival in Octogenarians. *The Journal of Geront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s* 61(6): 319 - 326.
- 23 Mirowsky, John and Ross, Catherine E. 1992. Age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3: 187 - 205.
- 24 Paykel, E. S. 1983. Methodological Aspects of Life Events Research.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7: 341 - 352.
- 25 Umberson, Debra. 1987. Family Status and Health Behaviors: Social Control as a Dimension of Soci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8(3): 306 - 319.
- 26 Usui Wayne M., Keil Thomas J., and Durig K. Robert 1985. Socioeconomic Comparis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Elderly Adult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0(1): 110 - 114.
- 27 Willits Fern K. and Crider Donald M. 1988. Health Rat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Year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 43(5): 172 - 176.
- 28 Zeng Yi and Gu Danan. 2008. Reliability of Age Reporting among the Chinese Oldest-old in the CLHLS Datasets. 61 - 78. In *Healthy Longevity in China: Demographic, Socio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Edited by Zeng Yi, Dudley L. Poston, Denese A. Vlosky, and Danan Gu. Springer Publisher.
- 29 Zeng Yi, Vaupel, James W., Xiao Zhenyu, Zhang Chunyuang and Liu Yuzhi. 2001. The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and the Active Life Expectancy of the Oldest Old in China. *Population: An English Selection*, 13(1): 95 - 116.
- 30 Zhou Min and Qian Zhenchao. 2008. Social Support and Self-reported Quality of Life: China's Oldest Old: 359 - 377. In *Healthy Longevity in China: Demographic, Socio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Edited by Zeng Yi, Dudley Poston, Denese A. Vlosky, and Danan Gu. Springer.